

過眼錄碑帖本善

仲威 著

相送終無以日懷切在心
來嘗輕撥一日懷坐目想
勝風但有感慟嘗以爲
常謂人主相得古今洞
盡此至殆無恨乎然但
痛神理與此而窮之



文物出版社

善本碑帖過眼錄

仲威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 周小瑋
責任印製 陸 聰
責任編輯 趙 磊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善本碑帖過眼錄/ 仲威著.—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010-3438-3

I. ①善… II. ①仲… III. ①漢字－碑帖－考證
IV. ①J29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65943號

善本碑帖過眼錄

仲威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郵政編碼：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文博利奧印刷有限公司製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89×1194毫米 1/16 印張：26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438-3 定價：228.00圓

序

上海圖書館藏有25萬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夠稱為善本者，約有3000餘件，可謂百裏挑一，能夠達到國家一二級文物標準者，約有300餘件，堪稱千裏挑一。

館藏3000餘件善本碑帖的主要來源有三：一是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當時華東六省國民黨敵偽之藏品；二是20世紀50年代知識階層、社會賢達積極參與“化私為公”運動，紛紛捐贈或有償轉讓個人收藏之精品。以上兩項碑帖藏品當年轉歸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由於更多地考慮到碑帖所具有的文獻屬性，故最終將其調撥至上海圖書館作永久保藏；三是20世紀50年代的全市古舊書店公私合營過程中集中上報的精品，最後通過贖買購入上海圖書館。彼時之碑帖如同其他文物一樣，在政權的交替進程中，國寶級藏品基本完成了國有化的目標。

上海圖書館的善本碑帖收藏是與上海當時的歷史、文化、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晚清、民國直至建國初期，官商齊聚上海，資金與文物雲集滬上，其中碑帖善本亦多半流通到上海。館藏如此眾多的碑帖資源絕非偶然，是舊時的碑帖藏家和碑帖商人共同孕育了這份特殊的文化遺產。宏觀的社會政治運動和微觀的文化個體活動共同交織出一部近現代碑帖收藏史。

館藏的善本碑帖，幾乎涵蓋了所有舊時的碑帖收藏大家，遠的不說，僅就清末民國的藏家就有：翁同龢、沈樹鏞、趙烈文、楊守敬、繆荃孫、吳大澂、吳昌碩、王瓘、張祖翼、葉昌熾、盛昱、吳郁生、費念慈、端方、莫棠、周大烈、龔心釗、張伯英、褚德彝、陳景陶、高時豐、葉恭綽、吳湖帆、蔣祖詒等等。今日我們念及以上諸家，除了嘆服於他們的鑒藏智慧外，還要感恩於他們的遞藏行為，大批文化瑰寶得以流傳至今，他們的姓名和他們的藏品一同被典藏進上海圖書館，同時也被寫進永恆的人類文化史冊。

上海圖書館館藏碑帖浩如煙海，應有盡有，收藏品種幾乎囊括了整部中國碑刻史。其數量之豐富，質量之高超，堪稱“碑帖博物館”。

歸納起來，館藏善本碑帖有以下幾大亮點：

一、法帖拓本質量之高無出其右。諸如：《紹興國子監本淳化閣帖卷九》、《泉州本淳化閣帖》、《紹興米帖卷九》、《鼎帖》、《群玉堂帖卷八》、《鬱孤臺法帖》、《鳳墅帖》、《寶晉齋法帖》、《十七帖》、《游相蘭亭三種附陸柬之蘭亭詩》、《爭座位帖》、《茶錄》等等，或為海內孤本，或為傳世宋拓最善本，是研究宋代帖學的重要寶庫。

二、碑刻拓本精品紛呈，令人嘆為觀止。其中海內孤本有：《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岑植德政碑》、《馬懷素墓誌銘》、《許真人井銘》、《趙清獻公碑》、《醉翁亭記殘字》、《章吉老墓誌》等等。傳拓稀見者有：《崔敬邕墓誌》、《常醜奴墓誌》、《蜀石經毛詩殘本》、《鮮于光祖墓誌》等等。傳世著名者有：《禮器碑》、《史晨碑》、《張遷碑》、《孔羨碑》、《天發神讖碑》、《上尊號碑》、《瘞鶴銘》、《司馬昞妻孟敬訓墓誌》、《龍藏寺碑》、《董美人墓誌》、《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溫彥博碑》、《皇甫誕碑》、《王居士摶塔銘》、《道因法師碑》、《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麓山寺碑》、《東方畫贊碑》、《大字麻姑山仙壇記》、《玄秘塔碑》等等，幾乎包括了所有漢唐名碑名拓。

三、金文鐘鼎拓本質量上乘，璀璨奪目。其中精品多達5000餘卷軸，皆為名工傳拓，多有名家題跋，具有極高的文字研究和藝術研究價值。金文鐘鼎拓本目前正在編目整理中，力爭三五年後陸續公佈最新的研究報告。

四、館藏碑帖善本中附有大量名家題跋與鈐印，內含學術研究價值極高。據不完全統計，碑帖題跋者有2500人之多，鈐印10000餘方，幾乎涵蓋了明清至民國的所有碑帖鑒藏家。編纂《歷代金石收藏家題跋、印信鑒定圖典》一直是筆者堅持不懈的研究課題。

由於《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目錄》目前正在編製中，隨着整理與研究的深入，相信一定會有更多藏品的價值被重新發現，會有更多的驚喜帶給廣大碑帖愛好者。

上海圖書館不僅有數量驚人的碑帖珍本，還有一批為之殉道的“苦行僧”。20世紀五六十年代，潘景鄭、顧廷龍、翁闡運等前輩就曾對上海圖書館碑帖開展了初步的整理與研究，從中挑選了一百餘件頂級善本，冠以國家一、二級文物之名。1954年，潘景鄭先生編製出《合眾圖書館石刻拓片分類目錄》，還將畢生收藏20000餘件碑帖無償捐贈上海圖書館。此外，張彥生、王壯弘等碑帖鑒定家對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亦做過一些研究，成果散見於《善本碑帖錄》、《崇善樓筆記》中。此後，由於“文革”等多種歷史原因，上海圖書館的碑帖整理與研究中斷了三十多年之久，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重新恢復，並成立碑帖整理研究課題組，最初的成員有孫啟治（顧廷龍助手）、陳先行（顧廷龍弟子）和筆者三人。當年的筆者就像抗戰中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為了碑帖研究的志向，在老師們的帶領下，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曠日持久、漫無盡期的“碑帖苦旅”之中。

二十年前，從碑帖整理研究工作的第一天起，筆者就牢記顧廷龍先生的教誨：“專事整理，不為新作，專為前賢形役，不為個人張本。”顧老嘗自謂：“一生主要幹了三件事，就是為圖書館收書、編書、印書，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二十年彈指一揮間，回望圖書館古籍整理事業，“收書、編書、印書”可謂後繼有人，“不為新作”者亦比比皆是，然能“為前賢形役”者缺也，能“識書”、“懂書”、“愛書”、“寫書”者

稀也，能為繼承與弘揚古籍整理事業而“張本”者更鮮見。

顧廷龍、潘景鄭時代的圖書館從業人員多是“識書”、“懂書”、“愛書”、“寫書”者，他們“不為新作，不為個人張本”是崇高而可敬的，他們“收書、編書、印書”，“不為個人張本”，但最終卻能為古籍整理事業“張本”。

筆者在將近二十年的整理碑帖文獻工作中，始終牢記前輩的教誨，專事整理、不為新作，整理中凡有心得或疑問均一一詳加記錄，若一日沒有記錄，遂有一日被荒廢之感。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所作校碑筆記漸成規模，但從未有過為個人張本之想。

然而，近年來隨着老一輩碑帖研究者的相繼離世，全國大多數圖書館、博物館的碑帖收藏與研究出現了後繼無人局面，民間鑒藏也因缺乏指導而懼怕碑帖“黑老虎”，書法愛好者的臨摹範本亦多是影印出版物，鮮有接觸碑帖實物者。基於此，碑帖拓片一學恐將淹沒於社會現代化、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而漸漸遠離於當下的文化生活，被無情地推進博物館，僅供後人“文化瞻仰”或“歷史回望”。

筆者身為上海圖書館碑帖寶藏的守護者，有感於此，常有“改弦更張”的衝動，夢想能為延續碑帖拓片文化而“張本”，為普及和總結碑帖知識而“新作”。2009年，筆者開始將歷年來研究善本碑帖的原始工作筆記加以整理，從中挑選出141篇，著成《善本碑帖過眼錄》（初編）一書（“續編”一冊正在編纂中）。此書就好比是一份碑帖寶藏的發掘調查報告，記錄了對過去的總結和當下的認知，期待着它能為將來的碑帖研究提供繼續探索的線路圖。

仲威

2011年10月14日

於上海圖書館碑帖研究室

目 錄

序 仲 威

碑刻類

先 秦

- 石鼓文（徐渭仁藏本） 3
石鼓文（王楠藏本） 4

漢 代

- 開母廟石闕銘（李葆恂藏本） 6
開母廟石闕銘（味古齋藏本） 8
武氏祠畫像題字
(黃易嘉慶元年監拓批校本) 9
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並陰
(陶洙藏本) 11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摩崖 (王懿榮藏本) 12
蒼頡廟碑並陰側 (劉體智藏本) 15
孔宙碑 (劉體智藏本) 16
衡方碑 (端方藏本) 17
史晨前碑 (孫多巘藏本) 20
西狹頌 (沈佺藏本) 21
武榮碑 (劉喜海藏本) 23
析里橋酈閣頌摩崖 (王瓘藏本) 25

- 魯峻碑 (翁方綱精校本) 26
韓仁銘 (龔心釗藏本) 27
白石神君碑 (龔心釗藏本) 29
孔褒碑 (汪大燮藏本) 30
曹全碑 (俞復藏本) 30
張遷碑並陰 (蔣氏賜書樓藏本) 32
張遷碑 (梁章鉅藏本) 33
漢圉令趙君碑 (張燕昌藏本) 35

魏 晉

- 上尊號碑 (金農藏本) 37
受禪表 (莫棠藏本) 38
孔羨碑 (奚岡藏本) 40
孔羨碑 (周大烈藏本) 41
黃初殘碑 (周大烈藏本) 42
正始石經殘石 (于右任藏本) 44
天發神讖碑 (趙烈文藏本) 48
天發神讖碑 (龔心釗藏本) 50

南北朝

- 瘞鶴銘 (李國松藏本) 52
鄭文公下碑 (乾嘉拓本) 54
司馬暉妻孟敬訓墓誌 (王昶題跋本) 55
崔敬邕墓誌 (端方藏本) 57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周大烈藏本）	60	道因法師碑（潘志萬藏本）	111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張應召藏本）	113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蔣衡藏本）			
		115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顧文彬藏本）	119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英和藏本）	122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翁同龢藏本）	125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章綏銜藏本）	128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蔣祖詒藏本）	130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杜庭珠藏本）	133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			
		（許漢卿藏本）	136
明徵君碑（孫印哲藏本）			
		138	
程夫人塔銘（吳湖帆藏本）			
		139	
程夫人塔銘（劉體乾藏本）			
		141	
昇仙太子廟碑（明拓本）			
		143	
岑植德政碑（項元汴藏本）			
		144	
馬懷素墓誌銘（顧苓藏本）			
		146	
李思訓碑（沈樹鏞藏本）			
		149	
麓山寺碑並陰（何紹基藏本）			
		150	
麓山寺碑（陸恭藏本）			
		153	
麓山寺碑（汴行本）			
		156	

多寶塔碑（楊典誥藏本）	157	鮮于光祖墓誌（陸恭藏本）	204
東方畫贊碑（周大烈藏本）	159		
唐修公孫僑廟碑殘石（張廷濟藏本）	160		
臧懷恪碑（王文濤藏本）	168		
大字麻姑山仙壇記（龔心銘藏本）	169		
張從申書李玄靖碑（朱秉衡藏本）	170	淳化閣帖卷九（紹興國子監本）	209
元結碑（沈銘昌藏本）	171	附：淳化閣帖（紹興國子監本，美國弗利爾 美術館藏）	210
顏真卿書李玄靖碑（王楠藏本）	172	淳化閣帖（泉州本十卷）	211
顏真卿書李玄靖碑（萬承紀藏本）	173	淳化閣帖卷一（袁裴刻本）	214
顏氏家廟碑（龔心釗藏本）	175	絳帖（東庫本殘卷）	218
玄秘塔碑（龔心釗藏本）	177	大觀帖卷九（殘石初拓本）	220
五代		汝帖（李國松藏本）	223
許真人井銘（吳湖帆藏本）	179	紹興米帖卷九（張廷濟藏本）	229
蜀石經毛詩殘本（黃丕烈藏本）	181	紹興米帖殘卷（姜紹書藏本）	232
		鼎帖（翁方綱藏本）	234
宋代		群玉堂帖卷八	
高麗運州迦耶山普願寺三重法師塔碑銘		（程文榮藏二十二行本）	240
（任傑藏本）	185	鬱孤臺法帖（李葆恂藏本）	244
嘉祐石經（劉體乾藏本）	187	鳳墅帖（梁清標、張伯英藏本）	247
嘉祐石經卷（瞿鴻機藏本）	191	寶晉齋法帖（十卷本）	252
趙清獻公碑（費念慈藏本）	195	寶晉齋法帖殘本（張廷濟藏本）	255
醉翁亭記殘字（龔心釗藏本）	196	真賞齋帖（吳靜安藏火前本）	259
章吉老墓誌（潘承厚藏本）	198	寶翰齋國朝書法（明拓本）	263
		戲鴻堂法帖十六卷（石刻本）	268
元代			
狄梁公碑（整紙本）	200	單刻帖	
狄梁公碑（剪裱本）	203	十七帖（張伯英藏本）	271

法帖類

叢 帖

淳化閣帖卷九（紹興國子監本）	209
附：淳化閣帖（紹興國子監本，美國弗利爾 美術館藏）	210
淳化閣帖（泉州本十卷）	211
淳化閣帖卷一（袁裴刻本）	214
絳帖（東庫本殘卷）	218
大觀帖卷九（殘石初拓本）	220
汝帖（李國松藏本）	223
紹興米帖卷九（張廷濟藏本）	229
紹興米帖殘卷（姜紹書藏本）	232
鼎帖（翁方綱藏本）	234
群玉堂帖卷八	
（程文榮藏二十二行本）	240
鬱孤臺法帖（李葆恂藏本）	244
鳳墅帖（梁清標、張伯英藏本）	247
寶晉齋法帖（十卷本）	252
寶晉齋法帖殘本（張廷濟藏本）	255
真賞齋帖（吳靜安藏火前本）	259
寶翰齋國朝書法（明拓本）	263
戲鴻堂法帖十六卷（石刻本）	268

單刻帖

十七帖（張伯英藏本）	271
------------	-----

蘭亭三種附陸柬之蘭亭詩	洛神賦十三行（劉世珩藏本）	340
（游似藏本）	宋拓晉唐小楷九種（鐵保藏本）	342
褚摹蘭亭序兩種	魏晉小楷八種（張廷濟藏本）	354
（張激摹勒本、陳緝熙刻本）	智永真草千字文（牛鑒舊藏本）	361
蘭亭兩種（定武、神龍本）	陰符經、護命經、度人經	
蘭亭序（國學本）	（孫多嶽藏本）	366
玉枕蘭亭（式古堂藏本）	爭座位帖（李國松藏本）	372
玉枕蘭亭（豐坊藏本）	藏真律公帖（宋拓本）	374
黃庭經（詹景鳳藏本）	懷素聖母帖（陳驥德藏本）	375
黃庭經（孫文川藏本）	茶錄（吳榮光藏本）	376
黃庭經（郭尚先藏本）		
黃庭經（李宗瀚藏本）	題跋者人名資料索引	381
黃庭經（蔡仲藏本）		
黃庭經（笪重光藏本）		
曹娥碑（趙懷玉藏本）		
黃庭內景經（李宗瀚藏本）		

後記

碑
刻
類

先 秦

石鼓文（徐渭仁藏本）

石鼓共有十件，每件高90釐米，直徑60釐米，圓頂平底，其形狀略似鼓，故俗稱“石鼓”。因每一石各刻四言詩一篇，形成前後連貫的十首組詩。原文應有七百餘字，今僅存二百七十三字，其內容是頌詠君王田狩漁獵之事，故名“獵碣”較為貼切。有關石鼓的刻製年代，一般多以唐蘭提出在秦獻公時期（前384～前362）為準。

唐初，原刻“石鼓”在寶雞與鳳翔（天興）兩縣交界的南原西端被發現。北宋鳳翔知府司馬池（司馬光之父）又將石鼓移置鳳翔府學，但其中一鼓已經遺失。宋皇祐四年（1052），向傳師在民間訪得遺失之鼓（可惜該鼓已經被民人鑿成米臼），重新湊齊十鼓。宋大觀年間（1107～1110）石鼓從鳳翔遷到汴京，徽宗寶愛之，命人用金填入字口，以絕摹拓之患。金兵破汴京後，將石鼓掠走，運往燕京（今北京）。元代又將石鼓安放在孔廟大成殿門內，分左右兩壁排開。此後明清兩代，石鼓存放地一直未變。現存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此為徐渭仁（紫珊）舊藏“清初拓本”，又稱“氏鮮”五字未損本，民國十五年（1926）冬歸譚澤闔（瓶齋），張廷濟（叔未）、曾熙（子緝）曾審定為“明拓本”。上海圖書館館藏國家二級文物。

所謂“氏鮮”五字未損本是指：第二鼓第四行末“氏鮮”二字未損，五行末“鱗又”、六行末“之”字未損。（插圖1，第二鼓）

另，第一鼓第一行“吾馬”之“馬”字右側筆劃未與石花相連。（插圖2，第一鼓）

第二鼓首行起首“汧毨”之“汧”字泐盡，二行首“鯁鯉”兩字泐盡，五行“黃帛”已損，六行第二字“其”字幾乎泐盡。（插圖1）

第四鼓末行“允”字僅損末筆，上半字頭與右上石花不連（按：“允”在倒數第二行“賢”字左側），“允”字右側上下兩片

石花未泐連貫通。（插圖3，第四鼓）

冊首有張廷濟、曾熙題簽，二人題簽均為“明拓本石鼓文”。

冊尾有民國十六年（1927）五月曾熙題跋：“瓶齋五弟得此本，徐紫珊舊物，張叔未署耑，真明拓也。……此拓打工極精，紙墨古黝，不僅五字為可珍也。”（插圖4）

（按：張廷濟、曾熙審定為“明拓”，實為清初拓本。）

另鈐有陳璜（寄礪）、吾進（以方，室名竹素書房，清代琢硯家）等印章。

冊後黏貼有20世紀50年代舊書店標簽，標價五十圓。

此冊共十三開，冊高55.3釐米，寬38.2釐米。題簽二開，碑文十開，題跋一開。整紙折疊裝裱，帖芯高44.1釐米，寬57.5釐米。

館藏號：48B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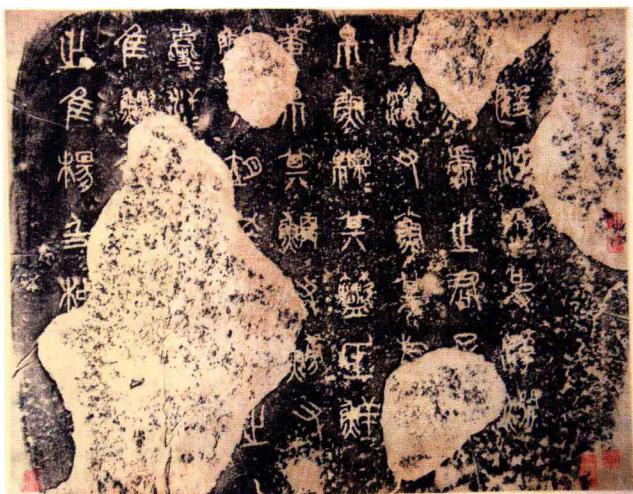


插圖1



插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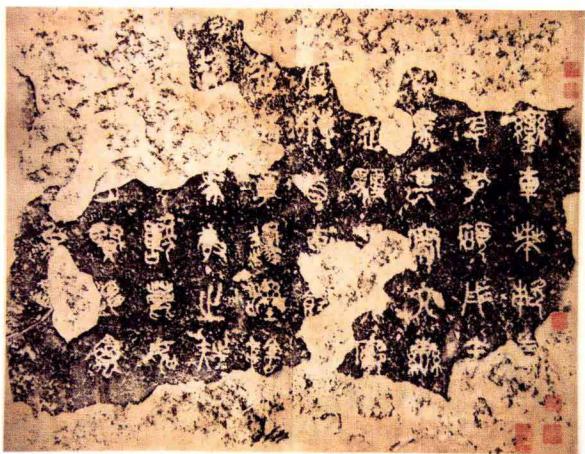


插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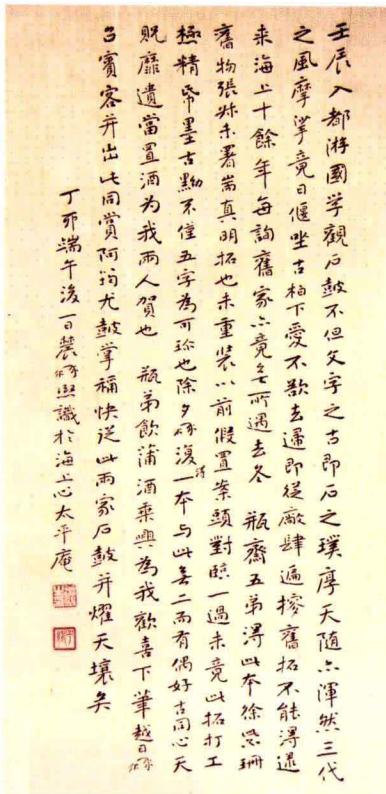


插圖4

石鼓文（王楠藏本）

此冊明中後期拓，又稱“黃帛”未損本，為王楠（話雨樓）舊藏，曾被雙鈞摹入《話雨樓所藏金石錄》，後歸吳昌碩（缶盧）。拓紙邊側皆有朱藍筆釋文。石鼓文傳世宋拓、明初拓本均在日本，此冊為國內所藏最舊拓本之一。

第二鼓（汧駒鼓）（插圖1、2）

第五行“黃帛”二字不損。

第六行“其”字右上角與石花微連。

第八行第六字“以”字可見大半。

第九行第五字“柳”字可見“卯”部中間兩

豎劃。

第四行“氐鮮”、第五行“鰥又”、第六行“之”字，以上五字中有三字（“鮮”、“又”、“之”三字）遭裝裱工匠剪棄。

第四鼓（汧車鼓）（插圖3、4）

五行“酋車餘行”之“行”字可見。

（“行”字位於第六行最末“陰”字右側）

八行“虎獸鹿如”之“虎”字可見下半。

十行“允”字僅損末筆，其頂部離石花尚遠。

第十鼓（吳人鼓）（插圖5）

“又”、“大”兩字間殘石相連，並未中斷。

楠木面板有民國十八年（1929）十月朱孝臧（彊村老民）題簽：“明拓周宣王石鼓文，缶盧珍藏。”

首頁有楊峴（藐翁）題內簽：“明拓周宣王石鼓文。”

二頁有顧麟士（鶴逸）手繪《缶盧校碑圖》並記：“倉石先生新獲吳江王氏話雨樓所藏獮碣是四百年前拓，古色古香，得未曾有，寶而臨之，屬作此圖，用志古歡，即乞正畫。”（插圖6）

冊後附吳東發致皆木先生手札二通，談及石鼓文字稿付梓事宜。

（註：吳東發，乾嘉時期海鹽人，著有《石鼓爾雅》、《石鼓鑒》、《石鼓辨》、《石鼓釋文考異或問》等，此二札涉及上述著作寫樣刊刻之事。）

道光十七年（1837）釋達受（六舟）題跋：

“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有北宋拓本，儀徵相國重刻石龕置吾杭學宮壁間，是本當在明初拓出，‘氐鮮’二字據叔未解元云無闕，‘氏’字下恐俗工裝時割去底下橫三字，惜哉！”（插圖7）

（註：“儀徵相國”即指阮元。）

後接光緒十一年（1885）臘月楊峴（藐翁）題跋：“石鼓文曾獲平津館藏本，今歸合肥李新吾郎中，後又見錢唐陳遇安太學藏本與此而三皆明拓之佳者，古香滿紙，迎人欲笑。近時蘇州汪柳門宮詹以羅紋紙精拓，亦頗可玩，但乏舊氣耳。余嘗論三代以上篆勢皆圓，至漢而方，至唐而長。懷寧鄧完白山人號為本朝篆書第一，其實學唐逞姿態，非篆之正趨也，或曰時尚也，則應之曰時尚真書何必篆，學篆而不師古，猶學制舉藝，但作墨裁而不讀先正名文，雖工奚貴。昌公篆法探源星海，必不以余言為謬。”（插圖7）

光緒十二年（1886）夏五長洲潘鍾瑞題跋，述及石鼓傳本掌故，其跋云：“天一閣本一摹於阮相國，再摹於張徵士（即芑堂），徵士本為上海徐氏移置露香園，不數年毀於火，平津館本亦

曾重刻於虎阜孫武子祠，咸豐時廢於兵燹，概無存矣。”（插圖8）

民國十二年（1923）海寧王國維題跋：“傳世石鼓舊拓，自天一閣本已佚後，推宗室沈庵宮保藏本為第一，其次不能不數是本矣。”（插圖8）

（按：宗室沈庵宮保藏本即寶熙藏本，為臨清徐坊舊藏，明初拓本，民國初年傳入日本。有日本博文堂玻璃版影印，羅叔言題簽。）

又有道光十七年（1837）子月程鎔（喬堂）觀款，民國九年（1920）中秋前三日張熙觀款，民國十八年（1929）十月朱孝臧觀款。

共二十開，其中題跋及手札三開。冊高45.2釐米，寬24釐米。帖芯高39.8釐米，寬19.6釐米。

館藏號：善2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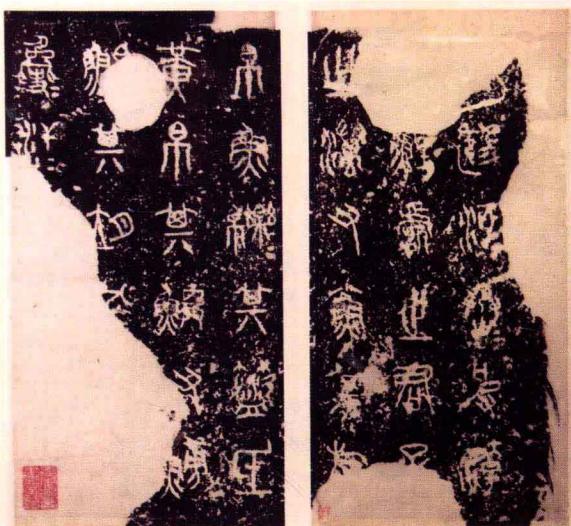


插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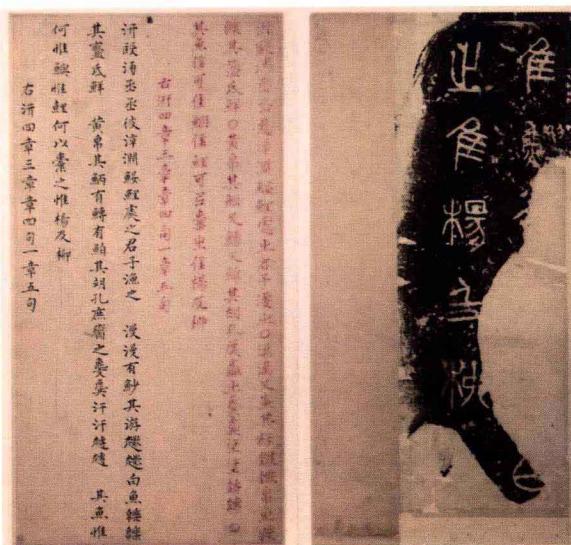


插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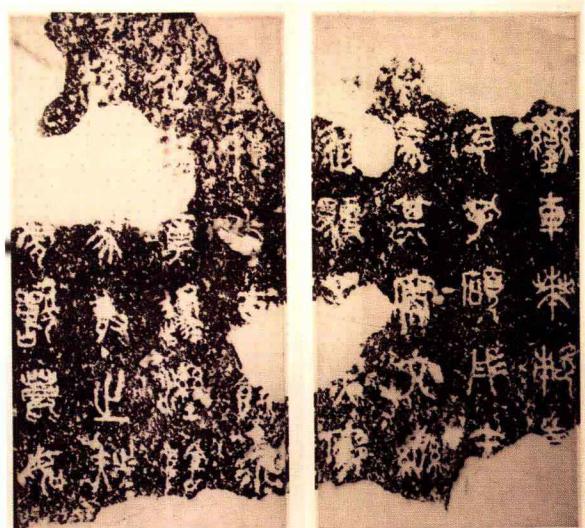


插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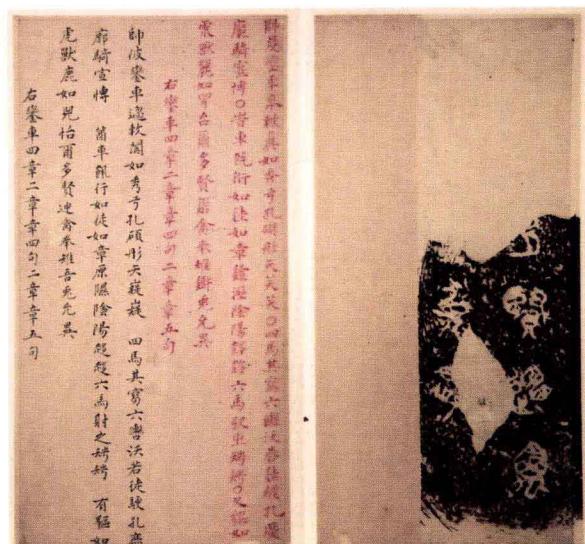


插圖4



插圖5

漢代

開母廟石闕銘（李葆恂藏本）

啟母闕為啟母塗山氏祠廟闕，東漢延光二年（123）潁川太守朱寵等人所建。廟闕在河南登封縣嵩山南麓萬歲峰，距縣城五里。相傳夏禹娶塗山氏為妻，封夏后，居太室山，生啟，故塗山氏又稱“啟母”。後避漢景帝劉啟諱，改稱“開母廟”、“開母闕”。

祠廟早毀，僅存雙闕（七層條石壘成），闕頂大部已失，子闕亦有殘損。闕身刻有畫像六十餘幅，右闕第五、六層條石上篆刻銘文二十四行，行十二字，前有題名十二行，行七字。

此冊為“元明間拓本”，經汪喜孫（孟慈）、郭尚先（蘭石）、彭旭（暄鴻）、李葆恂（文石）、孫多嶽（陟甫）遞藏。拓工一流，紙墨古雅，譽為“世間第一本”。上海圖書館館藏國家一級文物。

七行“長西河”之“長”字左側未泐。

十行“趙穆”之“穆”字“白”部尚存。

（註：“穆”為異體寫法，“禾”旁寫在右側，晚期拓本模糊不清。）（插圖1）

十四行“寫玄九”之“寫”字寶蓋頭上微泐少許，“玄九”二字間似無石花。（插圖2）

三十五行“萬祺”二字筆劃尚清晰。

楠木面板上有孫多嶽題簽：“古拓開母廟石闕，世間第一本，小墨妙亭珍藏。”

冊內有民國十九年（1930）三月孫多嶽邊題：“曾攜此碑遍遊南北省，無有及之者，當為世間第一本也。”此外，冊前後有未署名者考釋題記數篇，後經李葆恂考證定為郭尚先所題。（插圖3）

冊尾有嘉慶二十年（1815）伊秉綏（墨卿）為汪喜孫題跋：“此本‘雉’、‘生’、‘疇’、‘万’、‘諸’纖畫皆明，真數百年前拓本，後三行曲至，闕之左側庸工多不拓之，而此具備。”（插圖4）

後接咸豐九年（1859）彭暄鴻題跋。（插圖3左側）彭氏審定此冊為北宋拓本，



插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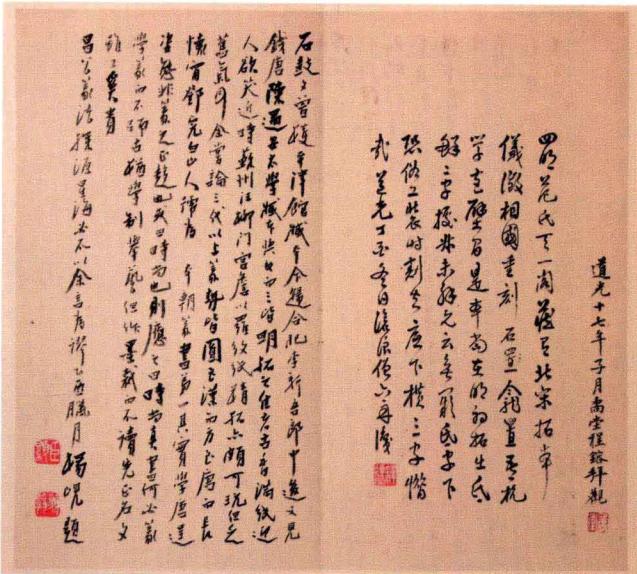


插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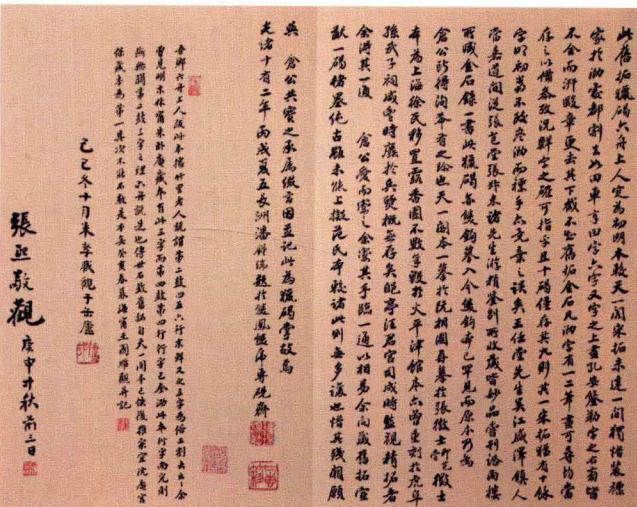


插圖8

但未列舉考證依據，可能僅就紙墨而言。難怪李葆恂跋稱，彭煊鳴工詩於金石非常家。

再後有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端方題跋：“文石三丈（李葆恂）出示嵩山啟母石闕銘，審其紙墨巒然，明拓無疑也。方（端方）所藏勝國及我聖清順治康熙間所拓之漢魏碑無慮數百種，獨三闕僅得明拓一完善本。王文敏公（王懿榮）得一孤行之明拓太室闕，已奉為秘寶，則文石此本其可珍異當何如也。三闕歐趙洪皆未之見，勝國程孟陽（程嘉燧）藏本大抵有太室一闕，錢謙益至稱其石已毀，尤為誕妄，錢佞妄奸徒，僅能於詩詞章句之間摭撫破碎，苟以炫世媚俗，金石之學豈所夢見。”

（插圖5、6）

同年四月李葆恂題跋云：“此拓為汪孟慈太守故物，復經伊墨卿、姚伯昂諸老所賞，定為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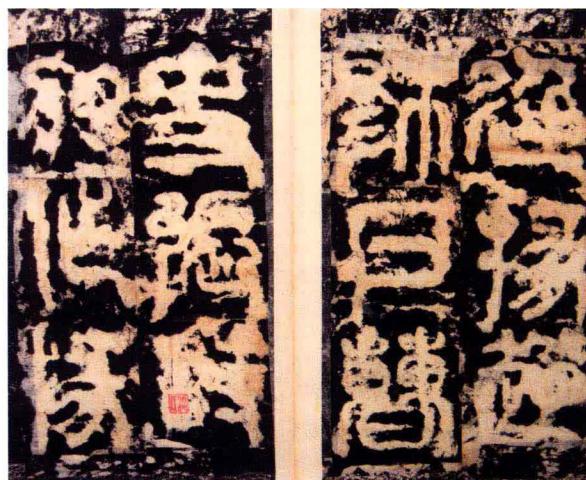


插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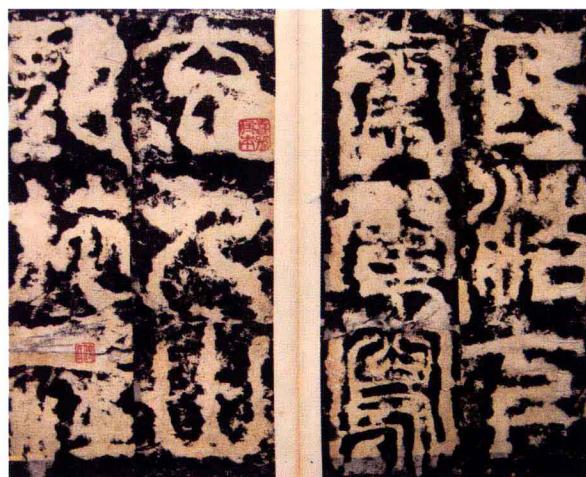


插圖2

明古拓無疑。前後題跋乃郭蘭石廷尉筆，略見所為《芳堅館題跋》中文句小異，必刻此書時又有更定耳。近時拓本已刓敝癩肥，不見筆意，匱齋（端方）尚書藏何夢華（何元錫）精拓本亦較此遠遜也，余得之彭煊鳴大令家。”（插圖7）

共二十六開，冊高27.9釐米，寬15.7釐米。碑文十八開，帖芯高21.5釐米，寬12.1釐米。

館藏號：19A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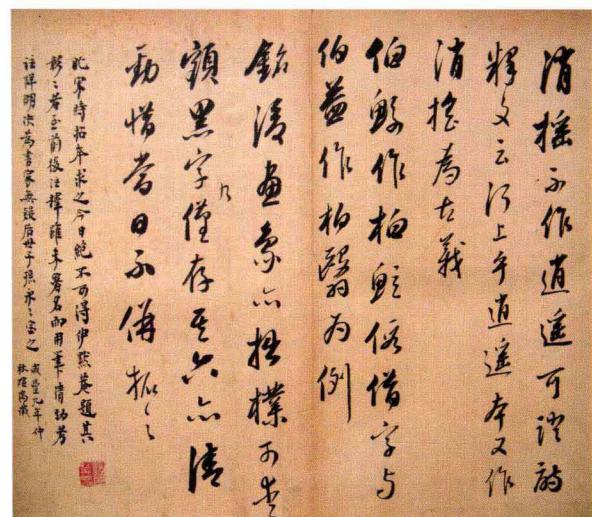


插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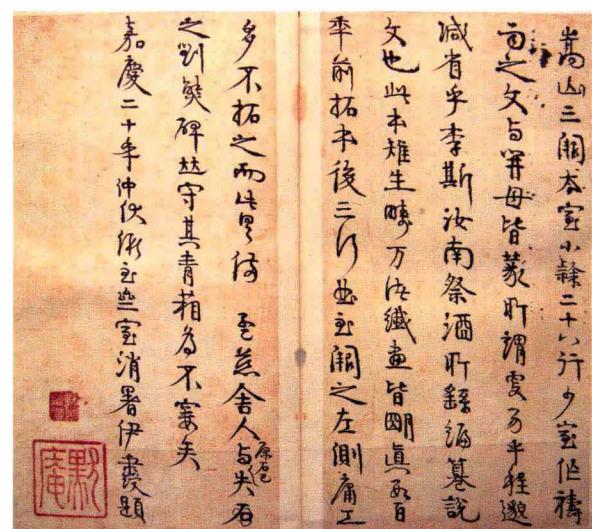


插圖4